

在松林里迷路

□ 牛旭斌

童年时，我经常在山野中玩耍。有一回，我跟着母亲去南山摘松果。深山密林中，满树纺锤状的松果在风中摇摇晃晃，像一串串风铃唱着大山的歌。

山里长着万万千棵松树，结着成万上亿颗松果。我沿着林中的毛路，用竹竿敲打松果，母亲和婶婶们则攀上悬崖，去松果更多的地方采打。母亲再三叮嘱我：“千万不要离开这毛路，没路了，就原地等我。”

我一个人蹲在林地里，捡拾被我敲打下来、零落在草丛中的松果。

那是炎热的伏天，森林里鸟儿啁啾、蝉鸣起伏，太阳照着密匝匝的树林，有些闷热。我的周围没有人，只有风声长鸣。我独自忘乎所以地玩耍着。黑蝴蝶、黄蝴蝶、绿蜻蜓、红蜻蜓，这些山中才有的好看昆虫，引我跟着它们跑。

一会儿，乌云密布，雷电交加，要下雨了。

我傻眼了，我这是在哪儿呀？大雨将至，唯一能为我提供方向的太阳不见了。我彻底迷路了。

雨倾盆泼洒，我无处躲藏。雨里雾里，我能看见的也就身边几棵松树。风哭嚎着，雨低吼着，像鞭子抽打着草地。我不敢回头，我无望地往前走着，寻找着。既感觉山高脚滑，上下两难；又感到前有狼后有虎，进退维谷。

松鼠翘高了尾巴，在我脚下跳窜，它们在雨中急于寻找回洞的路，嘶叫着，慌慌张张地穿过

草丛、爬上树干，从一棵松树跳到另一棵松树，再跳到一个悬崖上。

悬崖，我看见了悬崖，悬崖上有一苗山丹吐着红绸缎般的喇叭花。我左顾右盼，思前想后，断定这不是母亲她们攀上去的那个悬崖。我已走错方向。

这时候，一只松鼠睁着明亮的眼睛，怜悯地瞅着我。然后，它使劲用爪子抓老树的树干，抓落了长在树干上的苔藓。它就像一个精灵，给我走出迷途的启示。

看，苔藓缠在松树上的藤芽，郁郁葱葱。我仔细看了看它们，又瞧了瞧邻近的树，发现苔藓和藤芽都长在所有树干的一侧。我心里惊喜，朝着悬崖的另一面走去。

我听到了母亲的呼喊。雨停了，天晴了，太阳照到刚被雨洗净的松树和林地上。温柔的山风吹拂着我的脸，慢慢吹干了我被雨浸透的衣裳。

如今，我已离乡三十年。这生我养我的地方，满山都是草场和树林。北山向阳，却一片荒秃，南山朝阳，林木交茂。山里多有奇珍，榛子、橡栗、板栗、松果；多有奇洞，八仙洞、观音洞、白马洞、花仙洞，名字都飘着一股仙气。

我很幸运，有这样一个故乡，才有了在树林里迷路的体验。

后来，我在宕昌县大河坝的森林里迷过路。那是我上卫校学药学期间，我们四十几名同学去山林里采集野生中药标本。我迷了路，幸亏看见

了鹿，鹿让我走出迷途。

我还在城南凤凰山的半路上迷过路。我和朋友谭坛兄，在秋阳杲杲的午后去爬山，目的是爬到山顶从高空俯瞰青泥河奔流的飞龙峡谷，并能一览杜甫草堂的全貌。可是我们误入密密麻麻的灌木丛，草木包围着我们，风儿席卷着山坡，我们找不到下山的路。依着远处的人家，我们来到一条仅可只身通行的盘山陡路。拐来绕去，走了好几里路，眼看青泥河粼粼的波光逐渐变暗。我忽然想起杜甫在同谷朝拾橡栗、暮挖黄独，走的也许就是这条路。

而今，我几次旧路寻访，在那些杜甫走过的山道上遇到过背书包的学生，但没有碰见过采野菜、拾地软、打松果的孩童。

我更是好久没有进过故乡的山林了，那里的松树都被保护起来了。但走南闯北，我经常梦见我在松针虚厚和绵软的松林里的那次迷路，雨水洗净的松林饱饮了来自泥土的养分和甘露，在太阳复出后散发出浓郁的松香气息。

迷途知返。受了几次迷路的教训，我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总会想起阳光弥漫森林的松果香。一个孩子，在很小时就参与了劳动又经历了风雨，他稚嫩的手无法敲打松树，没有采到多少松果，最终劳而不获。他梦里的背篼一直是空的，那种怅然和失落一度让他在熟睡中惊醒。但他的朋友都知晓，他的人生肇启和清醒于那一次迷路。

夏集村

□ 何书毅

年过半百的腰身挺一挺
阳光就渗出脸颊

作怪的风闪了一闪
天就黑下来
盘腿围坐一盆炭火
谈论孙少安的白面馒头，和
王满银在秩序的缝隙里
穿梭的身影
我们也不想
把阳光背起
却把黑暗也背在身上

5.
电线横穿，天空立体
蹲踞的鸟儿是立体之中的亮点
收集神往的目光
如同翻阅一本破旧的书本
文字佝偻着，密植陈旧的尘烟
羽毛上提取闪电
汗水在闪电中藏匿
飞翔，是生命的另一种形式
而村庄如石，一动不动

1.

拧烟沟底
不断向高的坡长满春天
火燕云雀沙麻雁
说着异同的情话
山成为山时
云彩扯起轻松的歌谣
一株小桃树，浑身燃烧
像晚霞
确认一个村庄，因为一棵老槐
确认一座山峰，因为一个兄弟
天蓝得惹眼
金黄的鸟鸣在油菜花上
随风如波
在眼里，也在心海

2.

趁着谷雨
雨将来未来的间隙
把老房子整修一遍
擦掉青瓦上的泥土和草
把烂瓦换掉
让房顶轻松顺畅
顺便把栏檐和院子砌平整
好让雨水有路可走
老父亲在县城唠叨的事
我在老家狠狠做一遍
切割机打乱了
榆树摇晃的节奏
我把肥料拉进地里
明天有雨，好种上玉米
“三马子”冒出缕缕青烟
一弯山坡，就有了生活的气息

3.

独坐小院
与电线上的火燕对话
我们互相眺望，揣测
你闪一下身子，我挺一下腰
我们在各自的年龄里蜗居
春天的美丽给了花朵
我们却无法结伴
去嗅遍野的草香
你羡慕燃起的灶火
我却无法自由飞翔

7.
隅居一面山坡
续书家族谱系
每一页都是隐忍的基因
一茬莊稼稼在手心里生存
你的姓名是链条上
不可忽略的环节
夜幕浓烈下来
吞噬炊烟，还好
门前的太阳能灯全部亮起
好似一枚枚鸡蛋浸在清水中
夏集村呈现出时光的薄凉
呈现挤压在心里的证据

4.

熬一罐老茶
兄弟的情谊就沸腾起来

青龙山赋

□ 高 钰

青龙山者，康养之福地也。踞坤与之中，襟三秦而带巴蜀，锁陇蜀而镇羌戎。其势巖峻，其形巍峨，实为天地之枢纽，阴阳之要冲。昔大禹治水，凿嶓冢以导洪，青龙山遂成康南屏障；巨灵劈山，分陇岷以定界，此地遂为秦蜀咽喉。山势巍峨，锁甘陕而镇川陇；水脉纵横，贯嘉陵而通汉江。斗极垂芒，映陇上之星辰；玄圭测影，定康县之坤舆。此山之所成，乃造化之功，亦人文之盛也。

若夫坤轴回旋，天枢耀彩。经纬孕于人文，疆域迄止狄戎。昔有圣贤测日影，定四时之序；今见山川蕴灵秀，育万物之荣。东峙秦岭，西抑祁连；南进剑阁，北延丝路。宴瑶池而达天意，则鼎湖而知人文。星分井鬼，气通牛斗；地接三河，势贯乾坤。

观乎四季景物，迥异凌然，叹为观止。春之雪融花开，杜鹃啼血，万壑柔夷，诉涕皆宜。山间新绿初染，溪水潺潺，鸟鸣婉转，宛若天籁。夏则青鸾振翼，绿荫蔽天，横峰呈黛，侧峰似画。林间清风徐来，暑气顿消，登高望远，心旷神怡。秋来山色流转，层林尽染，满目落英，诗画兼融。金风送爽，果实累累，农人欢笑，丰收在望。冬日雪落层峦，龙显鳞波，冷傲高节。银装素裹，天地一色，踏雪寻梅，别有一番情趣。异季登高，乘青龙而临顶，悟山水之神韵，明人生之六境，晓世俗之沧桑，豁然开悟，弗辨否泰。

溯其源何其渊薮，久沐灵辉。而今朝更见殊冠，泽被苍生。循山势而劈六龙，顺地利而致人和。重开閴谷之筵，地涌醴泉制仪；香凝青草，露裹野菽。禅修太极之妙，学稚石鼎之丹，文旅兴邦，鸿伟惠民。此谓康养福庭，诗画田园也。

嗟乎！青龙山者，非独一地之胜，实乃天地之灵。其山巍巍，其水汤汤，其文郁郁，其民熙熙。登斯山也，可览乾坤之壮阔，可悟人生之真谛。愿此山长青，此水长流，此民长乐！

诗云：

坤舆中镇势如虹，三秦巴蜀锁羌戎。

大禹凿山洪流导，巨灵劈石奏洪流。

春来杜鹃啼血色，夏至青鸾舞碧空。

秋染层林诗画里，冬临龙脊傲雪峰。

修太极凝灵气，文旅兴邦惠众农。

今绘山河添胜景，青龙脉韵永无穷。

竹实

第2014期

书法

作者 沈金全

行则於世，則上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金全
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
於魏晉，下則僞謀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
失以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
為璧，不可得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
是文县醇味

文县醇味

□ 刘玉玺

文县，地处甘川陕三省交界，烟火气在山坳里打着旋儿。腊肉香缠着酸菜香，豆花味儿混着五谷香，硬是把两江八河“熏”成了滋味江湖。

天刚蒙蒙亮，我跑步路过文州里，洋芋、蒸煮得透透的，褪去粗皮，放在长条形木槽里，被捣得筋骨绵软，黄亮亮、颤巍巍，成了一大坨。

老汉老太太们提着布袋子晨练的、赶早市的，坐在条凳上，就着碧口豆花面吃得额头冒汗。豆花是半夜里点的卤，嫩得仿佛能掐出水来。浇上一勺辣子，添一碟小菜，把江南的温软，吃出了山野的泼辣劲儿。

说到文县，酸菜坛子、酸菜缸可是命根子。圆根菜、水芹菜、包包菜、苦苣菜、老娃扇，在陶瓮里酿成了特色。煮面、做鱼、烧汤、炒菜、浇汁，样样都行。最妙的还得是酸菜拌汤，能当主食、充饥、解酒。家庭主妇揉面团，就像搓珍珠。辣椒、韭菜、葱花、蒜苗这些碎料，扔一把，在沸汤里翻滚。面条、面片、面鱼儿、面疙瘩，追着土豆在锅里打转。

屋檐下的腊味，是文县的年轮。黑猪肉抹上

菜、葱花、蒜泥或者其他佐料，就着酸辣汤水下肚，浑身都舒坦。

红白喜事的席面最热闹。文县“十大碗”绝对是招牌，用粗陶海碗摆开，野菜炖蹄膀、山菌炖土鸡、海带炖豆腐，蕨菜、洋芋扣肉，酥肉、面疙瘩、拼碗、酸菜粉丝汤等，鲜香四溢。说是宴席吧，倒像是把陇南的醇、巴蜀的烈、关中的厚淳在了一起。主家捧出自酿的美酒，喝上一口，喉头滚过团火，微微间看秦巴山与岷山的轮廓，都能醉成水墨。

暮色漫过村头，灶膛飘出苞谷节节的香。石磨碾的玉米面泛着金色，就着一筷头酸辣萝卜条、醋泡二荆条与洋葱丝、碧口红豆腐乳，粗粮也吃出珍馐的味道。文县的饭食就是这样，三分北地的质朴，七分南方的精巧，剩下的滋味全撒在山沟里，跟着日头慢慢熬。

腊月里，从农家去，梁上垂着腊肉、香肠、腊排，香味直往鼻子里钻。猪肉经过盐的浸润、烟的熏染、风的摩挲，再用柴火、铁锅煮熟，切成透亮如琥珀的薄片，就着刚出锅的锅塌子馍、微面饭，能嚼出四季轮回之味。

早起的人，最惦记早市。米皮面皮摊子支着白铁皮锣，米浆面浆往蒸锣里一旋，一层叠一层，蒸笼里蒸汽一起，就得了几张透亮的皮。现浇辣椒、蒜泥、料水，淋在颤巍巍白花花的米皮上，红艳艳的，馋人得很。就着晨暮吃下，连衣裳里子都沾着香。

文县的美食，像极了这里的人。酸菜面里，熬着简朴的日子；腊味里头，腌着厚重的光阴；油茶之中，煮着晨昏的暖意。回头看，那些石磨碾过的岁月、柴灶熏染的乡愁、陶瓮酝酿的等待，最后都变成了舌尖的一抿、喉头的一热、心窝里的一颤。真好。



些盐，腌制一晚，去除些水分，吊在厨房灶头，薪火做饭时熏成玛瑙色。腊肠切开来，切面现出好看的云纹，腊排骨透着玉脂油光，渐渐变得柔干。爱吃的人说，腊味里藏着白水江、白龙江、丹堡河、让水河、中路河、洋汤河、马莲河、白马河、龙巴河、小团鱼河的灵韵。依我看，是柴火香腌进了岁月。

文州里，是文县县城中心的小吃街，中间位置，有两三家炒馍铺子，打早也开始热气腾腾。茶壶里熬着茶油，油渣、鸡蛋、核桃等辅料被依次放好，形成“三层楼”的样子，叫作“上盖、中盖、下盖”，在碗底排好了“阵”。来一碗炒馍，再上一碗油茶，捧着粗瓷碗，啜饮声伴着晨韵。吃完，喝完，一抹嘴，身上的寒气都变成额角的汗珠子。

灯笼，顺着小吃街的摊位挑起，烧烤、麻辣烫、火锅粉摊前，很快就排起了长队。街口牌坊下的油醋面，浇头是用十来种调料调的醋汁。讲究的吃法，再添一勺黄豆，炸得酥脆的豆子，一咬就迸出香味来了，还能按自己的口味加点香

料。

文县的美食，像极了这里的人。酸菜面里，熬着简朴的日子；腊味里头，腌着厚重的光阴；油茶之中，煮着晨昏的暖意。回头看，那些石磨

碾过的岁月、柴灶熏染的乡愁、陶瓮酝酿的等

待，最后都变成了舌尖的一抿、喉头的一热、心窝里的一颤。真好。

文县的美食